

MIRROR | PITIAN



镜·辟天

2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
唯有苍天。
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
唯有云浮。

沧月 |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沧月 | 著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MIRROR | PITIAN 唯有苍天。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唯有云浮。

镜·辟天

2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·辟天 2/沧月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80228-250-6

I. 镜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0822 号

镜·辟天 2

策 划:会飞的龙

作 者:沧月

责任编辑:刘丽刚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e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

印 刷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160千字 印张:9

版 次: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8-250-6

定 价:2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·辟天·

八、血十字

暮色初起的时候，巫朗府邸的一个院落里却起了动荡。

“还没找到？”飞廉看着满头大汗的仆人，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，“怎么可能？我只不过出去了一趟，好好的人怎么会忽然丢了？给我再去找！每个地方都不能漏掉！——找不到晶晶，也别回来见我了！”

仆人们噤若寒蝉——温雅的公子从来很少发火，但每次发火却必然会有严厉的责罚。一行人连忙又告退，飞廉按捺不住心里的烦躁，干脆起身自己动手在房里一处处翻找起来。





镜·辟天

“晶晶，出来！”他一边打开那些巨大的楠木箱笼，一边呼唤，“别躲着了！”

碧掌着灯跟在他身后，替他照亮那些阴暗的死角。看着这一片动乱的景象，她的眼神没有一丝波动：“公子不要急，说不定晶晶不懂事，想念姐姐，偷偷跑回家去了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飞廉低吼，一掌拍在柜子上，“帝都的城门早上就关了！她还不会说话，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回九疑那边？”

“是啊，所以晶晶肯定不会跑出城去的，”碧轻轻道，“别担心，她一定还在帝都——我想过不了几天，她就会自己找回来的。”

“……”飞廉叹了一口气，终于感觉到疲惫，缓缓坐下。

“为什么在这当儿，晶晶又失踪了？”他将额头放入手掌里，喃喃，“事情已经是一团乱麻了……”

碧将烛台放到一边，端了一杯茶过来，不露痕迹地将话题引开：“很累吧？你在外面跑了一天了，破军少将的事，有眉目了么？”

“越来越糟了。”飞廉喝了一口茶，摇头喃喃，“巫谢说，今晚十巫就要联袂觐见智者大人——为了

阻止那个破军爆发的谣言，他们竟想要灭了云家！”

“灭族？”碧也忍不住惊呼了一声，但神色却是复杂的。

“我赶回来见叔祖，想和他再谈谈——可是，他也已经离府去往塔顶了。”飞廉将额头沉入手掌，忧虑地低声说，“碧……现在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碧安慰地揉着他的肩膀，感觉公子一贯放松舒缓的肩背紧紧绷着，显然身体里压制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和焦虑。为什么？就为了那个冷血的同僚么？

她眼里闪过一丝冷意，嘴里却温柔地劝告：“公子，今日也晚了，不如先休息吧，等明日有了新消息再来想对策——巫朗大人一贯看重公子，一定不会对公子的请求置之不理的。何况有巫真云烛在，智者大人那样宠幸她，多半不会那么容易被元老院说服呢。”

这一番话说得温柔熨帖，飞廉点了点头，疲倦地看着美丽的女子在灯下铺开寝具。

碧虽然只是一名歌姬，但她的温柔聪慧却是帝都里那些望族小姐望尘莫及的。自从四年前将她从叶城的星海云庭带回之后，自己渐渐在感情上愈来愈依赖她。

当然，一直以来他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——养几





镜·辟天

个鲛人奴隶是贵族常做的事，然而一旦对奴隶流露出过分的宠爱，则必然会引起整个阶层的耻笑。而他却因为这个鲛人而迟迟未娶，显然早已违背了这一条潜规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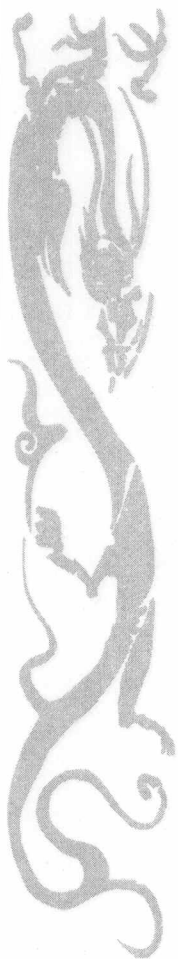
整个家族，特别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叔祖，一直试图将这个鲛人从他身边除去，让他可以和其他门阀子弟一样和门当户对的望族联姻——而这次，更是完全不理睬他的反对，替他做主定下了和巫即一族的婚事。

飞廉看着她在灯下忙碌，忽地伸过手拉住了她，看着她的眼睛。“别担心，碧，”他眼里有平静而坚定的光，“我不会娶明茉小姐的。”

碧微微抖了一下，却只是不做声地将天蚕丝褥铺好：“先歇歇吧。”

飞廉将手停在她腰间，感觉到了她纤细身体上那一瞬的颤抖，眼里不由得露出更多的抱歉和安慰来。他放下茶盏站起身来，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她，低声耳语：“不要担心……我不会让任何人支配我的人生。”

“碧，在苍梧之渊上时，我已经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——你知道么？那时候，我想过要逃跑。我不



想死在那里——如果我战死在那里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那时候，我想过舍弃军人的尊严，当一个逃兵。

“对一个战士而言，面朝敌人倒下当然是最适合的死亡，但……我要的根本不是这些。或许我生错了地方，生在这个家庭的应该是云焕。”

碧沉默着，眼神剧烈变换，有晶莹的泪水涌现。

然而，背后飞廉的话题却转移了——

“比起云焕，我经常觉得上苍对我过于优待——这让我对他心怀歉意。”

“所有人都认为他狼子野心、为人冷酷、不择手段，都奇怪我为什么把他当朋友——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起来，我们两个都应该是死对头……”

“可他们不知道，在第一次去曼尔戈部落执行任务，当我因为那个被活埋的小女孩而失控时，却是他从背后将我打倒在地，阻拦了我继续做出疯狂的举动！——如果不是他，那时候如此冲动的我，一定会犯下以下犯上的大罪吧？”

“我一直不明白那一刻他为何要阻拦我，因为那之前，我也以为我们该是天生的对头。”

“何况，讲武堂里我对他几度示好，他却一直摆出一副臭脸拒人于千里之外。”



镜·辟天

“后来我渐渐明白，他心里应该有着某种痛苦……虽然他从未向我说出来过，可我还是能隐约感觉到——特别是这一次他从西荒归来，我觉得他简直是被某种痛苦由内而外地毁掉了。可到底在那里发生了什么，他却从未对我吐露一个字。”

“我经常想，如果他在我的位置上，可能这种痛苦就不会有了吧？”

“每次想起他，我都会觉得歉疚。”

“——因为我帮不了他，却又过得比他幸福。”

碧没有说话，只是听着他在耳畔自语，眼神复杂地变幻——五年了，飞廉一直对她无话不谈，然而仿佛避忌什么，却从未谈起过云焕。所以直到此刻，她也还是第一次明白为何他对于这个同僚的生死如此挂怀。那是她所不能明白的男人间的情义。

飞廉眉间露出淡淡倦意：“碧，我只是个平凡的人，有着一个平凡的爱着的人所有的小小得意。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出什么丰功伟绩，我很满足于现状，因为我所要的已经全部得到了——所以说……我不会愚蠢到失去这一切。”

碧闭起了眼睛，将头靠在他肩膀上，过了许久才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的语气让飞廉感到诧异，然而不等他询问，她已经将被褥铺好，回头温婉地对他一笑：“休息吧……你也累了一天了。”

飞廉在榻边坐下，一只手拉着她，还想开口说什么，却发现果然已经倦意浓浓，一沾到床铺就困顿得睁不开眼睛。

替他解了外袍，掖好了被角，碧站在榻前静静凝视了他许久。

她俯下身，在摇曳的烛光下注视着他的脸，指尖轻轻沿着他的眉弓一寸寸划过，仿佛要将他的面容深深刻入心里。这个男子是她在帝都里所遇到的唯一不染尘埃的人——当所有人都在名利的泥泞里打滚撕扯时，只有他的羽翼是洁白的。

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活在这个帝都里呢？

和他在一起生活的这五年，是她漫长一生里最美丽最宁静的时光——宁静到她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鲛人，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，只想永远在这个好梦里沉睡下去。

然而，好梦毕竟不能做一辈子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再度低声，泪水忽然间就溅落在熟睡人的脸上。





镜·辟天

不同于陪都叶城的奢靡喧哗，帝都的夜是森冷而内媚的。

入夜后街上空无一人，两侧朱门紧闭，高墙壁立，将那些彻夜不休的歌吹锁在了里面。只有巡逻队的脚步不时划破寂静，从皇城的东侧传到西侧，整齐划一而又机械单调。

一道碧影从巫朗府邸的暗角掠出，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夜色里。

“咦？刚才……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”巡逻的士兵里有人正不经意地抬头，看到一角青色的衣袂消失在巫姑府邸的高墙后，不由得喃喃。

“看错了吧？哪里有？”同伴定睛看去，却是空无一物。

“这……”士兵也是茫然地揉了揉眼睛。已经快三更了，是换岗的时间——可能是太累了，需要休息了吧？毕竟之后连着几天都要巡逻，恐怕会把人累趴下。

“不过这几天又要封城又要宵禁，只怕是有大事发生。”他喃喃开口，对同伴道，“我们还是都小心些吧……”

然而，就在对话的刹那，黑夜里金光忽地一闪，

闪电般照得人须发皆见！——巡夜的士兵惊骇地抬起头，看到了高耸入云的白塔顶端重新沉默在夜色里，那只纯金之眼仿佛看到了什么，一开即闭。

天……难道，真的要发生大事了不成？

碧色的影子掠过了森冷的高墙，悄无声息地落到了花园里，贴着树阴急速潜行，很快便避开了园里值夜的仆人，到达了约定的地方——

然而，高台上空无一人。

“怎么没来？来人的眼色变了变，身形旋即重新隐没在阴影里，向着退思阁掠去。无声无息地落到了墙下，仔细听了听里面的情况，伸出手指按照约定的暗号轻叩窗棂。”

过了片刻，侧门才吱呀一声开了。

里面馥郁的香气随之涌出，带着某种淫奢糜烂的气息。

“怎么没来？”碧低声问，然而话音未落，随即转过脸去避开——阁里出来的人并未穿好衣服，只是随便披了一件袍子，散开的衣襟下肌肤坚实如玉。

“没办法，今晚不巧正好要陪那个老女人。”来人



鏡·辟天

懒散地开口，敞着衣襟，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调道，“她今天兴致好，一直伺候到二更，真是吃不消——睡过头了，就忘记了。”

月光透过门扉，斜斜映在他身上，鲛人男子身上散发出某种妖异的魅力。

碧转开脸不敢直视，低声抱怨：“可你也该预先通知一声！万一耽误了大事怎么办？”

“哼，大事？”凌冷笑，薄唇扬起一个弧度，“我还正想和你说，以后你们还是别来找我了——我对你们所谓的大事已经没什么兴趣了。”

“凌？”碧吃了一惊，顾不得避忌，抬头看着他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”凌斜觑着门里，仿佛时刻留意里面的人是否睡醒，口里却道，“我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我不会说出你的秘密，你们也别来找我了。”

碧脸色苍白：“你……要背叛组织？”

“背叛？呵，复国军又何曾当我是自己人？”凌冷笑起来，细长的眼里有讥诮的光，“当年，你还是第一队的队长，派我去巫罗府里窃取令符，结果他们抓住了我，折磨得死去活来——那个时候，谁来救过我？复国军？”

他的语声半途停顿，呼吸再度急促起来——无论过去了多久，每次一想起巫罗府邸里受到的秘密刑讯，他的血液都禁不住要凝结。

“那一次巫罗防范得很严，我们一时不好派人……”碧苍白着脸，低声辩解。

“好了，先不说那次，”凌冷笑，眼里闪出锋芒，“被送到了这里后，我向你们求救，你们又是怎么说的？——居然要我当这个老女人的面首！”

“这是大营里长老们商讨后的决定，”碧低声道，声音微微发抖，“罗袖夫人身居要位，你如果能在她身边潜伏下来，应该能获得很多重要情报——”

“哈，”凌短促地笑了一声，眼神透出无尽的悲凉，“是啊，反正那时候，我的琵琶骨也已经在刑讯中被挑断了，再也无法战斗——所以你们就扔下我不管，逼得我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用尽一切手段取悦那个老女人！”

他声音里透出锋利的刺：“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到底是战士还是娼妓？”

碧说不出一句话，怔怔地看着这个多年的同僚——他站在月光里，薄唇上带着冷笑，脸和身体散发出一种妖异的魅力，颓废的华丽和甜美的糜烂，几乎



镜·辟天

有一种让人一眼看去就被吸入其中的力量。

她忽然觉得陌生：这，还是当年那个和她并肩作战、执剑跃于碧波中的战士么？

五年的帝都生活，竟仿佛由内而外地完全侵蚀了他的心！

“凌，我们必须忍耐。”她悲哀地看着他，“有很多复国军战士，也都是这样活着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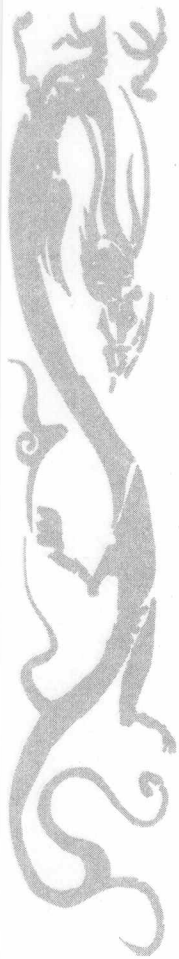
“比如你？”凌冷笑起来，笑容里却带了某种复杂的意味，缓缓摇头，“不，不一样的——飞廉对你如何，你自己心里知道。”

碧身子猛然一颤，沉默下去。

“回去吧，我不管你有什么‘大事’——这已经与我无关了。”凌笑了笑，在月下扯了扯滑落到肩头的长袍，“我不再是复国军一员，我的死活也不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——你快走吧，趁着没有惊动旁人。从此不必再来找我。”

“凌！”碧无可奈何地看着他，“你真的要叛离组织，跟了那个老女人？”

“比起组织来，那个老女人未必不好。”凌冷笑，眼里一瞬掠过复杂的情绪，“至少，她救了我的命——五年来，她给了我醉生梦死的生活。无论白天如



何，但每到晚上，跟她在一起，我就可以忘了以前的一切。”

他忽地笑起来，笑得暧昧：“知道么？罗袖夫人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。”

他俯过身，几乎是耳语般地在她耳畔开口：“碧，你比起她来，还差得太多。”

这种恶意的挑衅，终于让碧忍无可忍地蹙起了眉头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她转开头去不想看见眼前的人，喃喃道：“凌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！”

“是么？”凌低低笑了起来，“很肮脏，是不是？”

他忽然转了语气，厉声：“可是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——我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！”

似乎被逼到了绝路，碧后退了一步，脸色苍白，却断然从袖中拔出了一柄短剑，抬起头来看着他：“好！凌，既然你决意叛离，就该知道复国军里对叛徒的裁决！”

她扬起了头，眼里露出苦痛却决断的光，手里的剑如同闪电刺向凌的心口。

剑风袭来，肩头那一袭长袍被猎猎剑气逼得飞起，凌却只是站在那里，没有回避也没有呼救，看着



·辟天·

那终结一切的一剑，唇角反而露出某种讥诮和解脱的笑意来。

啪！就在剑抵住他胸口的一瞬，一物从窗内急掷而出，撞上了剑锋。

“来人！快来人！有刺客！”

房内忽然传出了惊呼，罗袖夫人在这一刻扔出了一个香炉，随即大声疾呼，拉动了室内警讯用的响铃。整个花园登时惊动，灯笼火把纷纷燃起，四处都有人奔来的脚步声。

“不好！”碧低呼了一声，眼看就要被包围，也顾不得凌，一回身闪电般掠了出去。

凌站在月色里，长衣当风，却仿佛怔住了。

“夫人，夫人！你没事吧？”只是短短一瞬，侍从们便已经赶到，伏在门外气喘吁吁地请命，“刺客在哪里？”

凌微微一震，手指下意识地握紧。

却听室内夫人缓缓叹了口气：“没事，只是方才梦魇了而已。”

“啊？”外面劳师动众赶来的侍从面面相觑，松了口气纷纷退下。但总管感觉房子周围有外人来过的迹象，心里不安，还是吩咐一千人等围绕在高台下严密